

21.08

（ 苍溪革命故事 ）

梨乡红霞

第一集

842

中共苍溪县委党史办公室 选编

苍溪革命故事

梨 乡 红 霞

第 一 集

中共苍溪县委党史办公室 选编

一九八四年五月

前 言

《梨乡红霞》第一集和读者见面了，共收故事二十篇。这些故事，凝结着先辈们全部的爱和恨，聚集着烈士们的壮志和豪情，是革命先烈生命和鲜血的结晶，也是先辈为我们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。它象高耸于黑夜的灯塔，给人生的航行指明方向，又如万里东风，鼓满人生理想的风帆。栩栩如生的英雄事迹，无时无刻不莹绕在我们的脑际。因此，我们便利用业余时间将它汇集成册，借以激励今人，鼓舞后代，从而使他们用自己的双手，用自己的智慧，去实现人类最美好的未来——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。文章取材广泛，风格多样，文笔自然流畅，富有浓烈的乡土气息，力图从不同角度再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军民团结的战斗风貌，是革命老根据地时期的历史剪影。为配合“两个文明”的建设，我们还将继续整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以及建国以后等各个时期的革命故事。热切希望广大读者和业余爱好者给予有力支持和赐稿。

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时间仓促，疏漏、错讹在所难免，诚恳地敬请批评指正。

目 录

前 言	编 者
红军印	卫 伟 (1)
一件钱衣	洪剑 于才 (4)
枫树门的刀痕	史 军 (8)
金桂花开	魏育才 王积厚 (21)
神奇的标语	田中禾 (25)
“夜老虎”摸“夜螺蛳”	李崇南口述红云石整理 (29)
智破碑沱洞	史 军 (34)
红军墙	赵华修 (37)
火线宣传队	朱士煊 (39)
石磨玉	永红石 (45)
美福寨下烈士血	史 军 (53)
五棵松	赵华修 (55)
肖连长绝处逢生	何 超 (59)
火线锄奸	向子仲 (71)
巧斗敌	翟 峰 (75)
闪光的石碑	余玉坤 (79)
红色民团	红云石 (86)
火牛阵	陈正鹏 (89)
竹扭扣	赵文全 (92)
英雄碑	张定华 (94)

红 军 印

卫 伟

一枚大印红殷殷，
见印犹如见红军。
革命遗物今还在，
谁识当年护印人？

印，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。印文是：“川陕省苍溪县苏维埃政府”。你可知道这颗大印是怎样保护下来的吗？请听我慢慢讲来。

护印人名叫张凯元，他住在川北苍溪县东溪乡黎家村。中等个子，瘦削脸庞，大大的眼睛，短短的胡须。他从小勤奋好学，熟读四书五经，也看了不少进步书籍，还能写一手好字。他曾在私塾任教多年，是当地有名的“文墨先生”。因此，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，选他当了秘书，负责掌管文件印信。

一九三三年冬，为粉碎敌人“六路围攻”，红军紧缩阵地，暂时撤走。张凯元奉命在东溪场召开干部会，研究如何保存革命力量，坚持地下活动。会议还未结束，东河对岸突然响起杂乱的枪声，国民党王志远的部队疯狂地向东溪扑来。张凯元从容不迫把会开完，又将文件印信藏好，才动身向约定地点——张爷庙走去与红军一道转移。他走至中途，

不幸被藏在路边的敌人抓住，当即把他押回黎家村。特务杨发成、张华全说他是县苏维埃的秘书，藏有文件、印章以及组织名册，要他全部交出。张凯元至死不从，一群匪兵将他拖到山嘴，把一根二寸直径的柏树压弯过来，将他紧紧绑在树梢上，然后再猛然一放，把张凯元同志摔向空中，使人肝胆俱裂。这种毒刑，敌人叫做“摔泥巴蛋”。每摔一次，匪兵们发出一阵狞笑，如此反复多次。张凯元五脏翻腾，天旋地转，昏然欲绝。但他咬紧牙关，宁死不屈。后来匪兵又把此树拦腰砍断，将张凯元反背捆绑在树桩上，才进村遭踏老百姓去了。此时正值深冬，山嘴上风寒刺骨，张凯元几乎快要冻僵。一位贫苦农妇，摸黑前来用镰刀割断蔑绳，将他偷偷背下黎家山，又一步一爬地背了三十多里路，将他送到岳东场一个姓杨的亲戚家里。杨家不敢久留，他的伤稍愈之后就到深山石洞藏身。可恨卷土重来的东溪四霸——杨、吴、冉、熊四个“舵把子”（哥老会头目）把张凯元同志视若眼中之钉，当他们发觉绑在树桩上的张凯元失踪之后，便放出大批鹰犬，四处搜寻。不久，张凯元同志又落入敌手，再一次受着惨无人道的酷刑。恶霸们用皮鞭打，火钳烙，吊鸭儿浮水，还有软板凳，地绷子——把大板凳脚朝上，将张凯元的手和腿绑在板凳脚上，再用撬棒用力撬紧，然后反吊起来。一次又一次，折磨得张凯元同志筋骨欲断，气息奄奄。

敌人严刑拷打，是想威逼张凯元供出组织名单，交出红军和苏维埃的遗物，特别是文件、印信。但张凯元同志深深懂得，一个革命者最起码的一条，就是不能在敌人面前屈服。他想到党曾派他到通江——川陕省苏维埃去学习，又选调他担任县苏维埃秘书，这是党对他的极大信任。因此，在

紧急关头，他从没想过自己的安危，首先挂念的是他藏的文件和县苏维埃大印。他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保护党的机密和红军留下的珍贵遗物。

张凯元同志被捕以后，东溪的穷苦人民听到和看到他所受的酷刑，个个心痛欲裂，大家捐集了数百块银元去保他，要拿钱买他一条命，经过人托人，保托保，费了无数周折，才未被国民党杀害。但反动派却将他交给国民党军队罗乃琼部押着游乡示众。数年之中，游遍了苍溪县四十八个场镇和广旺接界的二十四个“冒骨天”（山头）和三十六保，最后被判为无期徒刑，带着沉重的脚镣手铐关进了国民党县政府大监狱。直到苍溪解放，张凯元同志才被解救出来，重见天日。

张凯元同志出狱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回到黎家村去挖开夹墙，取出当年红军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时制发的苍溪县苏维埃大印。这颗大印，是多么来之不易啊！整整一十六载，张凯元同志受尽酷刑，洒下鲜血，才将它保存下来。一九五一年春节，中央访问老革命根据地代表团来到苍溪时，张凯元同志含着热泪，将大印及其文物捧献给人民政府，并十分郑重地说：“我还给红军，还给毛主席，请你们好好保存啊！”

这才是：

九死一生护红印，
钢筋铁骨鬼神惊。
革命志士心向党，
坚信共产主义真。

一件钱衣

洪钊 于才

一九三三年秋，红军来了！苍溪山区的梨儿香了，枣儿甜了，桂花在红霞中欢笑，谷穗在金风中舞动。人们从深山老林里钻出来，跑到十里外去迎接身上穿着灰军衣、帽上缀着红五星的“神兵”。住在苍溪县苏维埃附近的一位老妈妈，把一个红军班的战士，当着“活菩萨”接到了自己家里。

老妈妈名叫张权氏，她有五十多岁。凄风苦雨把她的头发染成花白，眼泪流干了，给她留下了满脸皱纹。那年田颂尧的部队从山沟里开过，把她儿子拉去当“挑夫”，不久拖死在路边。媳妇被匪兵抢去糟蹋了，致使含羞跳河死去。张权氏的丈夫是多年的“痲病”，没钱医治，加上呕气，吐了几口血，也就离开了人间。剩下这孤苦的老妈妈，守着三间廊敞壁漏的茅屋，穿没穿的，吃没吃的，她好几次想用包头的长布帕悬梁自尽。正在这时，救苦救难的红军来了，这叫她怎么不欣喜万分哩！

红军战士们住进张权氏的茅屋，犹如回到自己家中。他们对待张妈妈胜过亲娘。红军班的王班长是一位彪形大汉，听口音，好象湖北人。他刚放下包袱，就率领战士们连夜补好漏房，修好残壁。第二天早晨，大家又争着挑水、扫地。

第三天、第四天……红军战士们又帮大妈种菜和收割庄稼。他们割的割，背的背，干活快如风，歌声满天飞。大妈看在眼里，喜在心中，逢人便说：“真没见过这样好的兵啊！”到了晚上，大妈同红军战士们，围坐在火堆旁，谈家常、诉苦情、摆故事、学唱红军歌。她还借着火光，给战士们补衣服、纳鞋底。真是亲密无间，情同鱼水。

转眼半年有余，红军奉命转移。张妈妈把战士们送到五里坡外权家寨下，战士们把张妈妈的手握了又握，张妈妈把惜别泪揩了又揩。红军走远了，张妈妈一人返回家中，屋内空荡荡的，冷清清的。她呆呆地在门口闷坐了好大一会，才想起该做晚饭了。她从小方桌上拿起锅盖，突然看见一叠崭新的布币摆在桌上。大妈颤巍巍地捧起布币，顿时老泪纵横。她想起红军临走时，王班长曾提出要付给她蔬菜、铺草钱，她当时生气的拒绝了。却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们又把钱压在锅盖下面。

张妈妈用模糊的泪眼，激动地望着这一张张宽三寸，长五寸的布币。币面上“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”的字迹和镰刀、斧头、五星组成的图案，好象是神仙描绘的花纹。这些花纹很快又变幻成红军战士们和蔼可亲的脸庞……。怎么办？想把这些布币送回去吧，红军已离开多时了。她多么埋怨自己老眼昏花，竟未注意到王班长放钱的动作啊！

红军暂时撤走了，革命组织转入地下活动，外逃的土豪劣绅又回来了。他们张牙舞爪，严令收缴红军物品。张妈妈的家，他们来抄了好几次，好象菜园子里的青菜，劈了一回又一回。家里的钵钵碗碗都被打烂完了。可是她把红军留下的这四十张布币，视为宝贝，爱如生命，一直巧妙的珍藏着。

起初放在墙缝里，用泥糊好，可是敌人抄家时，到处挖地板、推墙壁，使她很放不下心。过后，她又将布币放入瓦罐，埋在竹林丛中泥土内，但她又怕天长日久，潮湿霉烂了。最后决定联成衣服，穿在身上。这个办法倒是很好，但又到处都有坏人监视，白天是不能缝的，晚上也不敢点灯，她只得半夜起床，借着窗缝里透进的月光，慢针慢针地来连。她在月光下，连啊，连啊，好象月光也显得比往常更加明亮一些。她越连越高兴，一连熬了七个夜晚，才把这些布币连成衣服样式，缝在自己一件旧夹衣内。

张权氏老大妈，深深地热爱红军，怀念红军。红军用过的每件东西，她都看成是“神物”。这件“钱衣服”，她一年四季都贴身穿着。她说，穿上这件“神衣”，好象红军战士就在她的身边，心里感到格外温暖，那怕是数九寒冬，也觉得象抱了一个火炉。有一次，一群坏蛋来搜家后，又把她抓去威逼拷打，脸打肿了，腿打伤了，手上鲜血直流，她始终不说出红军给她留的有啥东西。她想：“我身边有神兵壮胆，还怕你们这些妖魔鬼怪吗？”

张妈妈她受了酷刑，周身是伤，又无钱买药医治。她在疼痛难忍的时候，忽然想起红军是专杀坏人的“神兵”，红军用过的东西一定能治病。于是她把红军穿过的草鞋，用火烧成灰，当成“神药”敷在伤口上。说也奇怪，过了几天她的伤痛就减轻了。

张妈妈伤好了以后，回娘家去看望她的亲人。可是两地相隔三十多里山路，保甲长白天不准她随便走动，只得在夜间悄悄地去，张妈妈从来没有走过夜路，要回娘家，中途还要经过一座坟山和“鬼门岩”。常常听说，这两个地方有人

遭鬼打。以往，她也是最怕鬼的，这次她却想到：“我身上穿有红军‘神衣’，这胜过贴了百道护身符，再恶的鬼，也不敢来打我的。”于是她穿好钱衣，大胆地登程了。

张妈妈顶着昏暗的月光，踏着山间的羊肠小道，穿过密林，翻过山嘴，在一片灌木丛中，无数座坟堆半隐半现。走近坟山了，眼前点点小绿火一闪一闪，张妈妈想：这大概是人们常说的“鬼火吧”。她马上解开面衣，露出“钱衣”，胆子一下壮了，几个大步跨过了坟山。再往前走，就是“鬼门岩”了，这里是个倒角弯，密密的树林遮住了星星和月亮，路旁一个大石岩黑洞洞的，显得阴森可怕。张妈妈干脆把面衣脱掉，走近“鬼门岩”，忽听“噗！”的一声响，张妈妈定神一看，原来是只蝙蝠飞过。她一点都不惊诧，顺顺当当回到了娘家。从此她便悄悄对亲友摆谈：“红军的东西，能够驱邪治病。”

是啊！在张权氏老大妈的心目中，一切欺压百姓的坏人，就是恶鬼，红军就是驱鬼的“神兵”，就是救苦救难的“菩萨”。因此，这件“钱衣服”，给她添了无穷无尽的温暖和勇气。

充满白色恐怖的十六个冬春过去了。一九四九年冬，张妈妈的家乡解放了，日夜想念的红军又回来了。这时，年近古稀的张妈妈，无比兴奋地捧出“钱衣服”，从夹层内取出四十张完好无损的布币，她请求人民政府替她退还给红军。至今这件“钱衣”还摆在苍溪县文化馆的文物陈列室里。

枫树门的刀痕

史 军

大千世界，千户万门，多如繁星，人们司空见惯。然而，在我记忆深处，使我终身难忘的却是这样一扇门：苍溪县王渡小学革命传统教育展览室里一扇被马刀砍破的门，一扇普通的木门。不！它是历史的见证，它象一本活的历史教科书，扉页上分明记录了一位女共产党员的革命故事。

松柏森森，石径弯弯。

我们在丛山峻岑中沿着红军走过的足迹，探寻红军当年战场和起义军的旧址，终于找到了一位最了解情况的老人。

这是一座普通的农家房舍，屋后修竹千竿，树上鸟声唧唧，山下宋水长流，门泊木船数只。当我们步入天井时，一位年迈古稀的老太婆热情地以烟茶相待。当她知道我们的来意之后，老人感叹地说：“五十多年了，这些事始终忘记不了。”确实，老人有惊人的记忆力，她象说书一样，把一个女共产党员生命激流中的沉浮，历史狂涛中的风浪，形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。

—

“这位女共产党员叫李廷玉。”老人捧着白铜水菸袋深深吸了一口，烟云般逝去的往事象是随着烟雾的飘拂缭绕

而漾起，老人慢慢开口道：她父亲和大爸两弟兄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是两家双亲的命根根，心头肉。八岁进学堂，十二动剪裁，十三学织麻，十四学绣花。红丝绦绿围罗，一对眼睛弯豆角。长到十六春，双双老就给找了个婆婆家，嫁到王渡黄家山。丈夫黄维德在保宁中学读书。婚后，小两口欢度蜜月，形影不离，女的洗衣，男的挑水，女的做饭，男的烧锅。从早到晚说不完的悄悄话，摆不完的龙门阵。宋江边，偎依着用石头打水飘飘；树林中，相随着寻野果采蘑菇……

但是蜜月的时间并不长，痴情的丈夫要读书，等到黄维德上学走后，可怜心灵手巧的廷玉却受到了公、婆的虐待，公公说她干不好庄稼活，是“叫化子”货；婆婆故意找岔子，骂她做出的饭菜象臊水。每天三更未眠，五更又起，劳累不堪，还亏吃亏穿，稍不遂心，不是打，便是骂。一次与婆家兄弟发生纠纷，遭到兄弟的欺侮，父母反而将她毒打一顿，锁在屋里，三天三夜不给汤水。公婆虐待厉如刀，刀尖子上过日行，廷玉几次想到死，但是，想到黄维德对她的爱情，却又不忍心去死。这年暑假，维德放假回家，看到她又黑又瘦，才知道廷玉是家里的“苦行僧”。便当着亲戚的面对父母说：“你们把人不当人，看把人折磨成什么样子了。要是将她逼走了，恐怕你一头抬金一头抬银，也难再接这样能干的媳妇啊！”维德虽又上学去了但心里却挂念着家里的爱人，经常带信给廷玉娘家弟弟，说隔段时间定要去看看你姐姐，如果实在太累了，就想法接回娘家去歇息几天……廷玉想到丈夫在人前一片痴心，丝毫不避嫌疑地说出倾心体己的话，对她费尽心思，百般照顾、爱护，时刻关心着自己，心中便燃起了生的希望，决心再苦也要熬下去。

二

一九三二年旧历的二月初二日，这天老天爷象愁人的脸，布满阴云，不时下着漏丝丝小雨。廷玉在家做针线活，维德躺在铺里看书。同院的大地主黄官清的母亲突然闯进家里，假巴意思说借针，一对耗子眼睛却到处搜寻。

“你铺里睡的是维德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我当他已上学去了，现在还家里？”

“还在。”

廷玉回答了，她还不放心，还要走过去捞起帐子看个究竟。地主婆走后，廷玉马上警觉起来，便对丈夫说出了自己的看法。维德立即翻身起床，说要出去躲一躲，廷玉顺手交给一张鱼网，叫从后门出去。可已来不及了，三十多个团丁将屋里屋外团团围困，黄维德被捕了。凶狠的敌人用大藤索将他五花大捆拴在地主大院的柱头上。

父母亲看到儿子被捕，急得捶胸蹬足，倒地痛哭。廷玉看到丈夫被捆在柱头上，象割断了系命绳，撕裂了心头肉，心如刀绞，泪如雨下。此时地主院里大摆筵席，庆贺胜利。猜拳行令，狂笑之声不断传入廷玉的耳鼓。只见她弯眉下晶莹的睫毛闪动了几下，一个念头涌上心来：“难道就这样罢休不成？”她立即站起身来，用手拢了拢散乱的头发，迅速去到横屋，打开了东后门，转身去院墙边打开了楼门。接着又与堂兄黄维林的妻子李嫂说通，敞开了她家的前后门。然后捧出丈夫的新衣衫，走进匪中队长的席桌边，理直气壮地问：“请问中队长，黄维德犯了啥子法，你们把他捆起？”

匪中队长边答话边慢腾腾地掏出一张纸条，结结巴巴的念道：“查黄维德已投赤匪……予以逮捕……”“纸条是你们写的，他犯法是真是假还不能肯定。”对廷玉的质问，匪中队长爱理不理。廷玉又缓和了语气说：“只有仁义才能安天下嘛！何必那么武辣呢？只要说得人和义美，黄维德是值价的，跟着走就是。不过，人是要穿衣吃饭的，我作为他的妻子，让我给他穿件衣服。”廷玉的话柔里有刚，咄咄逼人。匪中队长看到对方只不过是一个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便流里流气地说：“咳！你这几句话儿说得怪好听，你就给他穿……穿吧！”廷玉急忙解开丈夫的绳索，又故意打开手中的衣服，随着就是一掌，将丈夫推到院坝，指着东后门说了声“快跑！”维德纵身跃出，朝廷玉指的方向飞奔。喝得醉醺醺的团丁们抓起刀枪，狂呼乱叫，离席猛追。一个团丁一飞刀朝维德掷去，几乎砍到廷玉身上，廷玉一闪身，刀杀到柱头上。接着又是第二刀，砍到了门上，将门砍了五寸长，一寸深的一条破口。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小学展览室那扇木门。它象一位革命老妈妈，为掩护同志而光荣负伤。据查，这扇门恰是枫树木做的，人们爱说枫叶如丹，是情操的象征，这不正是象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耿耿丹心吗。所以事隔五十多年了，廷玉一直保护着这扇门，一直细心地保藏在她心灵的深处。言归正传，敌人两刀未砍上，她俩已冲出后门。一群匪徒将维德正逼向悬岩，维德飞身跳下岩去。敌人不敢跳岩，等他们绕弯路找到岩下时，廷玉已背着腿部受伤的丈夫隐没在密林深处去了，经夫妻俩商量，趁黑将丈夫送去舅父家。

敌人采取梳篦政策，从这天起，每天都有几百人搜山。廷玉不能回家，而且娘家的房子也被烧了。只得去铜鼓山酸枣树坡的旋窟窿里住了半月。饿了，去河边喝几口水。一天半夜，偷偷摸回家去。这那象个家呢？母亲被绑去吊打了七天七夜，父亲押到苍溪灌辣椒水。家财器物，一抢而光。四门大打开，黑洞洞的。她划了根火柴，亮光一闪，只见弟弟、妹妹和自己仅一岁多的贵生儿，相互依偎着躺在灶前的灰堆里。贵生卷屈着身子半边脸浸在灰里睡着了。腮膀上一行泪痕未干，嘴角还在不断地抽搐……

“贵生！”廷玉把孩子抱起来轻轻喊了一声。小贵生在朦胧中听到了妈妈的喊声，用手背揉了揉眼睛，认出这就是好久不见的亲人，便一头扑到怀里，“妈妈！”哇的一声哭叫起来。妈妈赶紧捂住小嘴：“贵生乖，叫不得，坏人听到要抓妈妈。”叫孩子不哭，自己却强忍不住。弟妹们一拥而上，

“嫂嫂呀！”、“姐姐呀！”泣不成声。廷玉看到这群最大的仅八岁、最小的一岁多的孩子，掉过脸去，眼泪象滤酸水似的止不住的流。她正准备问这些天他们是怎么生活的，门外的枪声又响起来了。

廷玉要立即出走，儿子、小弟、小妹扭住不放。他们紧紧的抱着腿，仰起满是泪痕的小脸蛋，一边抽泣，一边哀求：“我跟妈妈走——我跟姐姐走！”廷玉心都碎了，俯下身来，一下一下擦去他们脸上的泪水：“妹妹乖弟弟乖你们大些，应懂事些，要是被坏人抓去，你们就没姐姐了，贵生就没妈妈了，快，快把贵生抱走……”好不容易儿子才放开

手，母亲的泪往心上流，一步一饮泣，来到楼门边，一回首，透过黑幕，模糊地看到门边一高一低的孩子们还含泪望着自己……

廷玉出来，前院的狗咬个不停，车转身，后门已有人影晃动，下到阶沿，恰好拾起一把菜刀，进入拐角处，来到了与地主黄官清猪圈相连的巷道，正进退无路，小巷里突然窜出一个十八、九岁的小伙子来。廷玉正要一刀掷去，那人悄声说话了：“快！快从这里爬出去。”廷玉还犹豫不决地站住不动，那人急了，用手拉着她的衣袖，说了声“跟我来”便迅速扶她越过墙去，跳入地主的猪圈。然后用稻草和粪桶把她堆得个严严实实。果然，愚蠢的敌人，将廷玉家的见见角角抄了个底翻面，就是没想到廷玉会躲到地主院里。

廷玉又一次躲进深山。

黑夜沉沉，廷玉蹲在深山的洞口，北风吹得枯枝呼呼叫，听去象孩子们在哭泣。他们依偎着躲在屋角里，贵生半边脸浸在灰里……“我跟妈妈走……”又一次浮现在眼前，父亲、母亲正遭毒刑，维德不知信息……喔！这个家散架了，我能软下去吗？廷玉的明眸一闪，不，这正是仇人所希望的那样，应该站起来。于是连夜去到烟峰楼（今云丰场），请求同情革命的民团团总罗敬三救援，还找到娘家房下一个在县衙门任职的堂兄，通过多方活动，终于将父母营救出来。自己方才回家，去各处乡亲家里找回孩子。

好歹把一家人盘拢了。可是维德和廷玉的行动不为父母所理解，骂维德不成才，骂他们乱闯祸。维德出走，又把一切怨恨都发泄在廷玉身上。廷玉受尽委屈，时常望着丈夫出走的地方痛哭，眼睛红肿得象桃子。